



# 巧救王叔叔

QIAO JIU WANG SHU

秦 陵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。

1947年，那时我才十三岁，我的家，就住在苏北平原上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庄子里。

辽阔的苏北平原——我的故乡，是很富饒很美丽的。那里象棋盘一样，有许多许多小河，有横的，也有纵的。小河水，成年不断地流着青青的水，水上，到处都长有一种淡黄色的小花，到处都浮着长有整整齐齐的叶子的菱角，有时候，你还可以在小河边找到非常非常美丽的白色的或粉红色的睡莲。河岸上，一行行的杨柳，随风摇摆，柳枝垂到水里，在水上不断地拂起微微的水波。

平原上，田野一望无边，春天，一切都是绿色的，好象把天都快要映成绿色了；而到了夏天，麦子就成熟了，就象是金黄色的海洋的波浪。

在我们的小庄子旁边，和许多小河连在一起，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水荡，叫做白马荡，荡里长满了蘆葦，还有打不完的各种各样的鱼，最多的是鲤鱼、白鱼和鳊鱼……

人家都把我們这个地方，叫做“鱼米之乡”。

可是，那时候，这个“鱼米之乡”不是属于那里的绝大多数农民的，它们统统属于地主，统统在地主手里。

那里的农民們，每年給地主干活，但却永远过着象牛馬一样的生活，他們只能住在破烂不堪的草屋子里，成年成月的只能吃青菜和秕糠……

那时候，就是这样的世界啊！因为，那时我們的祖国，是在蔣介石反动統治者手里，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磨难！

我的爸爸和媽媽，是貧苦的农民，我們家里，除了爸爸媽媽和我以外，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

爸爸媽媽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劳动，可是，还是养不活我們姊妹兄弟四个人。于是，在我十二岁的那一年，就把我送到地主张二猴家里做工。

地主要我給他家看鴨子。一百多只鴨子，都要我一个人看养。这样，我便每天都撑一条只有一个破旧的小棚的小船，去河上放鴨子。晚上，鴨子在小河湾里住下了，我也只有守着鴨子，一个人在小河湾里过夜……那样的夜是多难过啊！多可怕啊！天气好的时候，小河上滿是蚊子，嗡嗡嗡嗡的，咬得我根本睡不着；天气不好的时候，半夜就下起瓢泼样的大雷雨来，我一个人在小船里，又冷，又怕……

这就是我那时的生活，那生活，比起現在我們的生活来，真是象黃連与白糖一样，有天淵之别的！可是，在那时候，我却也曾經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。这件事，一直到現在，回想起来，还常常使我感到高兴……

那是六月里的一个下午，正是收割小麦的季节，太阳晒得人热辣辣的，連小河里的水都晒得热热的了。我把鴨子赶进了蕩里，讓它們在那里找东西吃，然后就把我的破棚小船，向渡头边撑去，远远的，就有人叫我：

“哎！小柱子！小黑魚！ 快来吧！”这是兰香的叫声。兰香是我們邻居的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她很聰明，很机灵，脾气硬，性子也急，可干起事来，却总是干脆利落的。她每天都在这里摆渡，靠几个摆渡錢，养活自己多病的爸爸。

每天，在我把鴨子赶进蕩里以后，总是喜欢把小船撑到她的小渡船旁边，和她一起玩，一起談天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我就跳下小河里去游泳。我在小河里游，她就坐在小渡船头上看，我游得好的时候，她就又拍手又大笑，并且給我起了个小名——小黑魚。她說，我就象小黑魚一样的黑，一样的会游泳。

“兰香！今天过渡的人多吧！够买米的錢了吧？”我把小船撑到兰香旁边，問道。

“鬼哩！好半天都沒人从这儿过，刚才有几个黃狗子从这里过去了，可一个錢也不給，还罵人哩！死黃狗子！”兰香一边罵，一边不高兴地说。那时，我們把国民党兵，都叫做黃狗子，因为他們穿的衣服，是死黃死黃的，对人也总是象狗那样凶得要命。

“哼！黃狗子！总有一天要死光的！”我說。

“好啦！不說他們啦！來，游水給我看吧！”兰香轉了一個笑臉對我說，好象把剛才的事一下子都忘光了似的。

“大伯伯的病好一些了嗎？”我問兰香。

“還是那樣！”兰香皺着眉頭說。

我想安慰一下兰香，就說：“別着急，兰香！今天我再給你摸一些河蚌，給你帶回去給大伯伯吃！”說着，我就脫了衣服，卜通一下跳下了水，一鑽就鑽到水底去了。

我潛到水底，用手在水底摸着。这里的河蚌很多，一下子我就摸得了两个，然后就猛的一下从水底鑽了出来，正好在兰香的小船后面。我一鑽出水，看到兰香还在睜大了眼睛，呆呆地看着水面，还不知道我已經鑽到她的后面来了！





“轟啊——”我在她后面大叫了一声。并把两个河蚌扔到她的船仓里，但还不等她轉过头来，我便又鑽进了水里。

不一会，我又摸到了两个河蚌。我鑽上水面来的时候，却正好在兰香的前面。她一看到我冒出水面，就高兴地笑起来：“啊哈哈！……哈哈！捉到了！捉到了！小黑魚！”并且用船上的草繩做了圈圈来套我。

我一用力游到她的船边，把河蚌扔到仓里，就攀着她的小船。她拉着我的手，一使劲，我就到了船上。我應該歇一口气了。

“小柱子，你看，这河蚌多大呀！”我刚一坐好，她就笑眯眯地說。

“是呀，这儿河蚌真多！等下子我再給你摸几个更大的上来！”我很有把握地說。

“可你得当心水猴子拉你的腿啊！”她开玩笑地說。

“哼！我就不信有水猴子，有，我也不怕！”

“喏，給你！”兰香忽然从衣袋里抓出一把炒蚕豆，递給我吃。我接了蚕豆，放进嘴里，咬着。

从岸上走来几个黃狗子，他們穿着死黃死黃的衣服，背着步枪，枪上还上了刺刀，刺刀在太阳光下閃着亮。他們神气地走着，但却稀稀拉拉的，一个个鬼头鬼脑，吊儿郎当。

等他們走到渡头边的時候，我便一面嚼着蚕豆，一面故意不大清楚地唱着：



黄狗子，尾巴长，  
兔子眼，鸭子腔；  
又懒又发臭，  
见钱就要抢；  
什么都不怕，  
就怕听枪响；  
遇到游击队，  
交枪又叫娘！

.....

一个黄狗子听了我唱的，就大声地恶狠狠地叫道：“嗨！

小兔崽子！你唱什么！你罵誰？”

我回过头来，爱理不理地說：“我唱黃狗子，也沒唱你們！”

“他媽的！兔崽子！小游击队！我他媽的斃了你！”黃狗子更大聲地喊了起來！

我站了起來，故意裝着不理他們，只是大聲地叫着：“噯！游水姿！”接着便一個跟斗，跳下了水……

蘭香看了，格格格格地大笑起來，黃狗子卻氣凶凶地走了！

過了大概一個多小時的工夫，太陽已經往西偏了，我也已給蘭香摸了很多河蚌，小船倉里都鋪滿了一層。我們兩人便坐下來，數着，看看一共有多少個。

忽然，我們聽到遠遠的有槍聲。蘭香吃驚地抬起頭來說：“听！黃狗子又打槍了！”

“怕什么！打就打唄！”我說着，仍舊在數河蚌。

一会儿，我們看到一個人，從麥田的田坎上向河堤上跑來了。他跌得滿身是泥，大腿上還流着血。

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渡頭邊，見了我們，喘着氣，和藹地對我們說：“小弟弟！小姑娘，請你們把我渡到那邊去吧！”

我和蘭香慌忙從船上跳上岸來，扶住他。他又連忙地說：“快，把我渡到那邊去！”

“誰打你啦？是黃狗子嗎？”我急忙問。





“是！你們趕快把我渡過那邊去！”他又說。

“小柱子！快！撐過去！黃狗子打他，他一定是好人！”蘭香着急地說。

可是，我想了一想，覺得不行，便對那個人說：“不！叔叔，不行！你過那邊岸上，黃狗子也會追上的！而且，那邊也有黃狗子！還是我們把你藏起來，讓你晚上再走吧！”

“對！晚上再走吧！你的腿又受傷了！”蘭香也搶着說。

“我們把你藏在蕩里的蘆葦里！”我看着那人的臉，誠懇地說。

“好吧！”那個人堅決地點點頭，“快！”

我們急忙讓他上了我的有小棚的小船，蘭香拿起篙子，用力一點，船就離開了岸，向左一拐弯，就往白馬蕩里去了：我一個人留在渡頭邊，坐在蘭香的小船上。

過了一袋烟的工夫，幾個端着槍的黃狗子，也从麥田的

田坎上追过来了，他们直奔渡头上来。我装着没事的样子，仍旧数小船里的河蚌。

“喂！小孩！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？”一个跑在最前面的黄狗子大声地问我。

“是穿灰衣服的吗？”我故意打听地问。

“是！就是刚刚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的！”黄狗子们齐声说。

“我看见往那边去了！”我向右边一指，黄狗子就象一羣狼一样，向那边冲去了！

又过了一会，兰香撑着我的小船回来了，她告诉我，已经把那位叔叔放到我们平常去玩的荡里的那个小土包上了。那是个四面都是水的小土包，大概只有半亩田大小，上面长满了蘆葦。



“那位叔叔說，謝謝我們！”兰香在我耳朵邊輕輕地說，“他一定是好人，要不，黃狗子干嘛要打他呀！”

我微笑着点点头：“說不定还是游击队呢！听說，游击队里都是好人！”爸爸常常給我說：离我們这里百多里地的地方，有很多游击队，游击队里都是好人。

兰香側着头，也微笑了一下：“那我不知道是不是！他没告訴我！他只告訴我們不要对任何人講，还要我們今天晚上把他渡到河那边去！”

“晚上你来嗎？”我問。

“来！就在这等你！”兰香勇敢地說。……

……傍晚了，太阳已經慢慢地落进了西方的云彩里，天漸漸地黑下来。这时候，我已經撐了小船，把鴨子赶到了地主家門口的小河湾里；兰香，也撐着小渡船回家了，小船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。

我回到地主李二猴家里。一直走到廚房里去吃飯。廚房里帮做飯的李二嫂子，今天和往常不同。平常，她这时候总是在洗鍋洗碗，因为地主們早就吃罢晚飯了。今天她却还在忙着做菜，廚房里又悶又热，她忙得滿臉大汗。我見她很忙，便沒和她講話。盛了一碗粥，就在廚房門口吃起来。

堂屋里象是有客人，他們在一边喝酒一边談話。李二嫂子不断地給他們送菜出去。

“张保长！今年夏季的租子收得快差不多了吧！”我听到一个又粗又哑的声音說。

“唉呀！排长！不用說啦！还差得远哩！这些穷小子們尽給你拖延，不交！”张二猴还是那样要死不活的軟声軟气地說。

“是呀！张保长！这年头穷小子們可不老实呀！”那个又粗又哑的嗓子的人又說。接着便放低了声音：“近来共产党的游击队可又出来活动啦！你得小心一点，今天我們碰上一个，可他媽的象鬼一样，追了一陣子就追不見了！”

“有这种事嗎？”张二猴惊讶地說。

“那还有假嗎！就是追到你們这里附近跑掉了的！”还是那粗哑声音的人說。“不过，反正他媽的也跑不了，这四周围十几里地这两天都加强了崗哨，就他媽的长上翅膀，也跑不出去！”

“是呀！跑不了！跑不了！几个游击队，还能跑得出我們大軍的手里！”张二猴假装笑脸地附和着說。

我一面听着他們說話，一面偷偷地走到廚房的小窗戶边，向堂屋里看去。只見坐在堂屋里吃酒的，



除了张二猴以外，还有四个黄狗子。我認得：这就是下午追打那位叔叔的那几个黄狗子。接着，我又听到另外一个黄狗子說：“哎，张保长，这也是个好机会哩！抓一个共产党，大軍給五十块大洋！”随着就是一陣象猪叫一样的笑声……

他們說的，我都記在心里。我赶紧吃完粥，洗了碗，正想走的时候，心里想：應該給那位叔叔带点吃的东西去才行。这时，正好李二嫂子从外边进来，我就对她說：“二嫂子！你做做好事吧！我媽病了，你給点飯我帶回去吧！”

李二嫂子看了我一眼，也沒多說話，就用大碗到鍋里盛了一碗飯，对我說：“来！快点！”



我赶快解下围在身上的大手巾，鋪在灶上，李二嫂子把飯倒在手巾里，我急忙把飯包上，說了声“謝謝二嫂子”，轉身就跑出門去了。

我从堤上跑到渡头边，兰香和她的小船，已經早就在那里了。我們順便在渡头边的草垛上拿了几个麦草，放上船，就很快地



撐走了。

天上沒有月亮，只有一些星星在閃光，夜是很黑很靜的，我們的小船沿着岸邊的柳樹下撐着，輕輕的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很快，我們的小船就進了蘆葦叢里，就象是進了大森林里一樣，外面什麼也看不見了。

我們的小船靠到了蕩里的小土包旁邊，上了岸，蘭香輕輕地叫着：“叔叔！叔叔！你在哪？我們來了！”

但是，沒有聲音，聽不到回答的聲音！

我們倆又向前走了幾步，仍舊輕輕地叫着：“叔叔！叔叔！你在哪？”但是，仍舊聽不到聲音。

“怎麼搞的呢？他走了嗎？”蘭香輕輕地對我說。

“不會吧！他不是叫我們來嗎！”我輕輕地回答。

“是呀，他還受了傷哩！”蘭香說。

“我們再找找吧！是不是他累了，睡着了呢！”我猜想地說。

但忽然間，我們清楚地聽到了一個聲音：“小姑娘，在這！”聲音就在我們身旁邊。

我們轉過身來，才發現那位叔叔就在我們身後邊，他在那里靜靜地蹲着。

“哎呀！你在这呀！”蘭香急忙走到他身邊，吃吃地笑了。

“叔叔！你都把我們吓了一跳！”我拉着他的手說。

那位叔叔拉着我們也蹲下來，並且緊緊地摟住我和蘭香的肩膀，把我們摟在懷裡，輕輕地笑着說：“啊！是嗎？你們不是很胆大嗎？”

“可我們怕你走了啊！”我說。

“要那樣，你的傷可怎麼辦哪？”蘭香也在叔叔的懷裡說。

叔叔讓我們一起坐下來，坐在地上，親熱地對我們說：“好孩子！你們叫什麼名字呢？”

“我叫蘭香，他叫小柱！”蘭香搶着說。

“那你呢？叔叔！”我問。

“我姓王，你們就叫我王叔叔好羅！”

“王叔叔！你的傷怎樣啦？”我着急地問。

“沒關係，疼是很疼，可我已經把它包好了！”王叔叔不在乎地說。

“王叔叔！你是幹什麼的呢？”停了一會，蘭香問道。

“我嗎？”王叔叔想了一想，“可你們得先告訴我，你們是幹什麼的呢？”

我怕蘭香又搶着回答了，便更快地說道：“我是給地主家放鴨子的，蘭香每天在渡頭上擺渡。”

“那你們家裡都是窮苦人羅？”王叔叔用力地摟了摟我們說。

“是呀！我們家都很窮！”蘭香又搶着回答。

“嗯！”王叔叔慢慢地低声而清楚地說：“我嗎！也是象你們一樣的人，我家里很窮，小時候也給地主養過鴨子，……啊！那時候，還常常挨地主打哩！”

“現在呢？”我問。

“現在不挨地主打打了！”王叔叔微笑了一下說。

“可我現在還挨地主打哩！”我撅着嘴，不高興地說。

“那你現在是幹什麼的呢？”蘭香固執地問。

王叔叔想了一想，輕輕地拍了拍我們兩人的頭，然後又和藹地說：“好孩子！你們想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？是呀，我是幹什麼的呢？可是，我還是得先問問你們：你們知不知道游擊隊是幹什麼的呢？”

我一聽說游擊隊，心里就高興起來：“游擊隊嗎？打黃狗子和地主的呀！我早聽我爹說過啦！”

“我，也就是打黃狗子和地主的！”王叔叔咬着牙齒，低聲而有力地說。

“那你是游擊隊？”

王叔叔笑了一聲，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停了一會，他才又緊緊地摟着我們，親切地說：“好孩子！你們得好好記着：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，是我們窮苦人民的大救星！”

“我們知道了！”我和蘭香同時地說，我們知道了王叔叔真是游擊隊，心里對他感到更加親熱和尊敬。

“好叔叔！你今天晚上不能走！”我拉着王叔叔的臂膀

說。

“为什么？”王叔叔緊接着問。

我把剛才在地主家里聽到地主和黃狗子談的話告訴了王叔叔，然後又說：“叔叔，你真的不能走，他們到處都安了崗哨，你的傷又沒有好，怎么能走得出去呢？”

王叔叔听了，沒有說話，只是半仰着頭，仔細地思考着。

蘭香這時候也緊緊地拉着王叔叔，親熱地說：“叔叔！我們給你帶了吃的東西來，還帶了几把麥草，你就在這裡休息兩天，等傷好點了再走吧！”說完，她就站起來對我說：“喏！我們把東西給叔叔拿來！”

我們從小船上把吃的東西和麥草拿了上來，把麥草鋪在一個洼洼的地方，做成一個軟和的草窩子，然後就扶着王叔叔坐在那裡，我們仍舊坐在他旁邊，並拿出飯來給王叔叔吃。

王叔叔不客氣地吃起飯來，吃了几口，又停下來說：“好孩子！真謝謝你們！嗨！我也真有點餓了！”說罷，便低聲地笑了。接着，他又一邊吃一邊問：“哎！小柱！沒有人知道你們來這裡吧？”

我說：“沒有人看見！天很黑，我和蘭香又是偷偷地來的！”

“那很好！”王叔叔點點頭說，“可是，你們要特別留心，不要給任何人看見，也不要把事情告訴任何人！行嗎？”